

從球迷到球評家

已經記不起我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是書評還是球評，倒記得一位編輯（也是球評家）的教誨：首先要學會做一個合格的足球迷，才夠資格成為一個合格的足球評論員。這句話表面上平平無奇，很多年後回想，才發覺那是言簡意賅，當中蘊含一切評論文章的基本原理——只有真正喜歡看足球賽才會多看，不但不看本地的，還看外國的，那才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足球迷，多看才可多所比較，這是評論的首要條件。

同樣道理，只有真正喜歡讀書的人才會多讀書，不但看中文書，還看外國書（或外國書的中譯本），那才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讀者，才可以撰寫多所比較而有所發現的書評。這基本原理看似簡單，可也包含並不簡單的道理，因為每一次觀看，每一回閱讀，都是一次有益的閱歷，都有一個等待你去發現的故事——對了，評論文章的第二個條件，就是要有故事可說。

德諺說得好：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說，這是水手和旅行家的故事，是「橫」的傳播，為我們帶來遠方的見聞；但長期生活在本土的農民、礦工、工匠、商販也有很多故事可說，這是地方志，是「縱」的典故，為我們回溯生活發展史；那麼，一個合格的評論人（不管撰寫球評、書評、影評、文評、藝評、政評）合該同時是一個說故事的人，既說「橫」的故事，也說「縱」的故事，才可以透過故事說出

琴台聚 葉輝

「莊子正是一位擅於說故事的評論家，從『魚之樂』到『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』，再到『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』，當中有層層開展的論辯，包含了主觀和客觀的思想與美學，『遊』與『知』的互相關照與互相啟發，那正是故事之美，乃至議論之美。」

劉西渭（原名李健吾）的《咀華集》和《咀華二集》是不少人的評論啟蒙書，如果沒有這兩卷評論文章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評論勢必留下一大片空白，因為劉西渭的書評和劇評既有「遊」的從容（此人留法，是法國文學研究專家，也有「知」的睿智，一寫起來似乎百無禁忌，沒有一般評論文章的枯燥公式（姜德明語），這兩卷評論文章無疑為當時的文藝評論開創了新局面。

司馬長風對劉西渭的評價也很高：「中國現代作家留歐和旅歐的人多了，有遊記和采風錄之類的作品問世的也多了，能慧解歐洲人的情趣、欣賞其風土、蔚成絢爛的文章者以徐志摩和馮至為著；但洞察歐洲文化並熟悉歐洲人物，將它們揉在一起，以談笑風生之筆，暢達幽情和妙趣者則是李健吾……縱觀李健吾的散文，可用深情和多慧四字來概括。」更說李健吾的文學批評「篇幅都可當創作的散文讀」——這說法也概括了評論文章的要訣，那就是「情趣」，要有廣博見聞，方可見人所未見，要有筆情墨趣，方能達致百讀不厭。

期待不再

最惡毒的對待之一，是奪去了期待。一對夫婦吵架，妻子的話說得過分了，傷害了丈夫。那男人忽然站了起來，宣佈說他打算送給她的結婚紀念禮物，是她期待已久的珠寶首飾，在某珠寶店買的，她見過那款式了，他連那石的大小也說了出來。妻子頹然坐了下來，痛苦之情溢於言表。

聽來奇怪，如果您也認識這個為妻的，一直等待與經常違行的丈夫修補情感，但有時總是不懂得怎樣跟他相處，他的行徑又會令她難以控制情緒，因而偶爾的平靜和溫柔，曾使她燃起了希望之火……；那麼或許可以了解她

原來，最近四個月，埃及反對派一直利用種種迷信的傳說，攻擊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統穆西，因為他修改了憲法，把自己變成了法老一樣的集權人物。反對派利用國內的失業率上升、物價上升、治安變差，開展了廣泛的要求推翻穆西的運動。軍隊推波助瀾，以民意之名，逮捕了穆西。因為，蝗蟲災害對於糧食產量不足的埃及，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，老百姓開始不滿了。

「你向埃及地伸杖，使蝗蟲到埃及地上來，吃地上一切的菜蔬，就是冰雹所剩的。」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，那一晝一夜，耶和華使東風颳在埃及地上；到了早晨，東風吹蝗蟲來了。蝗蟲上來，落在埃及埃及境內，會進入以色列，結果轉吹了東風，蝗蟲隨風颳進了埃及，埃及就出現了饑荒了。

想不到，到了六月下旬，埃及的軍隊發動政變，總統穆西被捕。接着，埃及兩派互相鬥爭，一片血光，使得埃及的經濟更加蕭條，糧食危機更加嚴重。

許多文明古國，都會有蝗蟲災害的紀錄，每當出現蝗蟲災害，就把糧食農作物吃光了，農民因為飢餓，逼上梁山，揭竿而起，封建王朝因此滅亡。所以文明古國對於蝗蟲災害都非常忌諱，認為會引致政府倒台，是災難的先兆。

今年3月上旬，埃及南部的沙漠地帶，出現了大量的蝗蟲的幼蟲，埃及軍隊大規模戒備，準備滅蟲。但埃及軍隊失敗了。蝗蟲鋪天蓋地，進入了埃及的吉薩平原，這是埃及的糧產區，把農作物和野草吃光了。

今年三月份，蝗蟲繼續沿着尼羅河向北方吹去，最後，進入了以色列南部境內，以色列部署了軍隊抵抗蝗蟲災害，出動了空軍大量噴灑殺蟲劑，終於成功地解除了蝗蟲災害。有人說，這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華顯靈的結果，因為大量的蝗蟲飛到以色列的時候，剛剛是晚上，蝗蟲被寒冷的露水沾濕了翅膀，最早的時候，飛不起來，這個時候以色列的飛機大量噴射殺蟲劑，結果把蝗蟲消滅了。有人說，當蝗蟲飛到尼羅河的出口的時候，風向改變了，吹起了東風，把蝗蟲推進了地中海，全部淹死了。

埃及有人在互聯網上留言，穆斯林兄弟會的總舵穆西一定會下台，既是上帝宣示的訊息。埃及人在社交網絡上邀請穆斯林兄弟會辭職、質問「難道蝗蟲就是伊斯蘭勢力承諾給埃及人帶來的好處嗎？」

蝗蟲害死了埃及

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統穆西，因為他修改了憲法，把自己變成了法老一樣的集權人物。反對派利用國內的失業率上升、物價上升、治安變差，開展了廣泛的要求推翻穆西的運動。軍隊推波助瀾，以民意之名，逮捕了穆西。因為，蝗蟲災害對於糧食產量不足的埃及，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，老百姓開始不滿了。

在聖經「出埃及記」：「你向埃及地伸杖，使蝗蟲到埃及地上來，吃地上一切的菜蔬，就是冰雹所剩的。」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，那一晝一夜，耶和華使東風颳在埃及地上；到了早晨，東風吹蝗蟲來了。蝗蟲上來，落在埃及埃及境內，會進入以色列，結果轉吹了東風，蝗蟲隨風颳進了埃及，埃及就出現了饑荒了。

想不到，到了六月下旬，埃及的軍隊發動政變，總統穆西被捕。接着，埃及兩派互相鬥爭，一片血光，使得埃及的經濟更加蕭條，糧食危機更加嚴重。

許多文明古國，都會有蝗蟲災害的紀錄，每當出現蝗蟲災害，就把糧食農作物吃光了，農民因為飢餓，逼上梁山，揭竿而起，封建王朝因此滅亡。所以文明古國對於蝗蟲災害都非常忌諱，認為會引致政府倒台，是災難的先兆。

今年3月上旬，埃及南部的沙漠地帶，出現了大量的蝗蟲的幼蟲，埃及軍隊大規模戒備，準備滅蟲。但埃及軍隊失敗了。蝗蟲鋪天蓋地，進入了埃及的吉薩平原，這是埃及的糧產區，把農作物和野草吃光了。

今年三月份，蝗蟲繼續沿着尼羅河向北方吹去，最後，進入了以色列南部境內，以色列部署了軍隊抵抗蝗蟲災害，出動了空軍大量噴灑殺蟲劑，終於成功地解除了蝗蟲災害。有人說，這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華顯靈的結果，因為大量的蝗蟲飛到以色列的時候，剛剛是晚上，蝗蟲被寒冷的露水沾濕了翅膀，最早的時候，飛不起來，這個時候以色列的飛機大量噴射殺蟲劑，結果把蝗蟲消滅了。有人說，當蝗蟲飛到尼羅河的出口的時候，風向改變了，吹起了東風，把蝗蟲推進了地中海，全部淹死了。

埃及有人在互聯網上留言，穆斯林兄弟會的總舵穆西一定會下台，既是上帝宣示的訊息。埃及人在社交網絡上邀請穆斯林兄弟會辭職、質問「難道蝗蟲就是伊斯蘭勢力承諾給埃及人帶來的好處嗎？」

「公社大樓」——安化樓見聞

提起公社大樓，讓人憶起「住房共產主義」時代。

上世紀50年代末，北京用十大建築的「下腳料」建造了一批民用建築，其中有三座被稱為「公社大樓」的民居。三座公社大樓分別是：東城的北官廳大樓，西城的福綏境大樓及崇文區的安化樓。它們的建築特點，一是體現了集體主義精神；二是非常堅固，成為「人民公社精神」在城市的試驗。大樓由幾位頂尖建築師負責設計，按照共產主義精神住宅的思路，樓裡設有食堂、托兒所、俱樂部，卻沒有私宅廚房。

那時北京人多住在西便門破舊的平房裡，「公社大樓」就特別引人注目。建造大樓的消息傳開後，引起很多百姓的遐想。北官廳大樓建造的時候，著名作家史鐵生剛上小學二年級，聽了老師對大樓共產主義生活模式的介紹，他無比嚮往，長大後還以那段童年憧憬寫下了一篇美麗的散文。

當然不是人人有資格住進大樓。那時入住公社大樓的條件，一是得有北京戶口；二是得有文教衛生系統工作，還得有相當的技術職稱。其實，那時大樓住戶中最大的「官」，也就是馬戲團副團長、技術部門的處長、軍隊正團級幹部等等。不過他們能付得起每月兩塊錢的「昂貴」房租，那時北京普通百姓月工資不過五六塊錢，平常的月房租不過幾毛錢。

有人回憶，剛搬進公社大樓時，覺得像住進了「天堂」：「樓上樓下，電燈電話，還有電梯。那時安化樓的大廳明亮氣派，鋪着紅色花格方磚。每到周六晚上，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人人員就挨家挨戶登記居民星期想吃什么。俱樂部有圍棋、象棋、乒乓球案子，文革前安化樓的俱樂部

就有了一台黑白電視，5分錢一張票，每天晚上俱樂部裡都坐滿了看電視的居民。每到周末，俱樂部還舉辦舞會。最讓老居民留戀的，是那時候放心把家門鑰匙擱在鄰居家。

隨着時間的流逝，公社大樓的居住條件已經遠遠落後於北京現代居民社區。為了改善居民居住條件，2001年北官廳大樓被拆除了，福綏境大樓也清出了所有居民，成為單純的保護性建築，只有安化樓還在住着居民。有專家認為，要保留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，才能有城市歷史記憶。

不久前的一天，我來到安化樓。中規中矩、高大方正的大門前，坐着兩位着紅色志願者服的值班大媽。剛住進來的時候，她們風華正茂，現在都已80多歲了。老人們說，當年，安化樓的地面每天用鋸末清掃，地磚閃閃發亮。有位老人指着周圍的樓房說：「當年，安化樓的周圍都是一片破平房。那會兒站在安化樓往北一看，一眼望到北京站！一有防空演習，這棟大樓的樓頂都得拉起防空警報。方圓多少里，就這座樓最高！」

隨着時間流逝，這兒老鄰居關係都好着呢！在公共廚房做飯，大伙聊聊天，透着親熱。誰家有了好吃的，都會想着給別家嚐嚐！」

我走進安化樓，大廳的地面牆壁都已破舊發黑，早看不出當年的堂皇。大廳中人來人往，電梯雖已顯得狹窄簡陋，卻仍充分發揮着作用。我拐向步行梯拾階而上。眼前的景象令人吃驚。台階上積着厚厚的污垢與灰塵，隨處是亂扔的垃

圾。寬大樓梯依稀能看出當年的氣派，現在卻已殘破不堪。

樓道裡公用空間的寬敞程度，是當代民居建築中少有的。拐角的空間甚至能放一張乒乓球檯子，或者放幾張麻將桌。但是又髒又亂，隨意拉起繩子晾曬着床單衣物，到處堆滿了雜物。從舊沙發到舊櫃子，從年久失修的自行車到半死不活的盆花，從破紙盒子到閒置的建材，簡直就像一個廢品集積地。一次街道有關部門清理安化樓樓道，拉走了一百多車垃圾。隨後就有居民去居委會吵架，說是拉走了他家有用的東西。

走在長長的樓道中，眼前漆黑一片，使勁踹腳才會亮起暗暗的燈光。兩邊的各家門口也同樣堆滿了雜物，讓人想起遙遠的桶子樓。每層樓道的天花板上都拉着亂七八糟的電線，各種管道都已老化，一家漏水多家跟着倒霉。需要頻繁維修的安化樓，成為讓房管所頭痛的包袱。

每層都有幾個約20平方米左右的公用廚房，最髒的就是這兒了。走進公用廚房，但見到處結滿油垢，管道線路亂走，牆上貼滿了破紙，到處是顯而易見的火灾隐患，其髒亂程度可用「觸目驚心」形容。然而灶眼上依然煨着肉湯，香氣飄蕩在樓道中。有人在精心烹調，有人在用水地洗菜。各家的煤氣錶及水錶都能上鎖。很多老人無力去公用廚房做飯，只能在家湊和，衛生間及陽台上放着微波爐、電飯鍋等家用電器。

安化樓的公用空間極其髒亂差，居民家中卻是窗明几淨。走進一戶兩居室的人家，房間高大寬敞，佈置整潔舒適。那對住戶夫婦告訴我，他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。房子有厚厚的牆壁和高高的屋頂，冬暖夏涼。可惜沒有私用廚房，公用空間也無人打掃管理，暖氣不熱，下水道經常漏水。衛生、取暖、燃氣的三大問題困擾樓中居民多年。

安化樓的老住戶與大樓一起變老了，年輕人一

自立，就再也不願住在這兒。他們盼着能拆遷，盼着能住上有廚衛、客廳，有優質公用設施及物業服務的現代化小區。很多空巢老人都存有「吃飯難」的問題。安化樓的居民多數在60歲以上，很多已七八十歲。從200多戶的平均年齡看，安化樓已是名符其實的「老人樓」。老人們說，能不能幫着呼籲一下，利用公用空間在大樓裡辦個老人小飯桌？我想，如果把安化樓當成一個小型養老社區來打理，可做的事兒實在很多。

走出安化樓，見兩位志願者老人依然在兢兢業業地值班。或許正是從大樓建造年代走過來的人，才能有這種奉獻精神。說起大樓當年的精神，人們依然充滿留戀。那時鄰里和睦，沒人因瑣事打架。居委會主任義務喊電話，一喊就是20多年，一分錢沒收過。

離開安化樓之時，帶着很多遺憾。我想，雖然安化樓被當成公社大樓的「活化石」保存下來，如果不對大樓進行根本修繕，這種毫無作為的「保存」，必然以犧牲居民生活質量為代價。發達國家不乏仍在使用的老建築，舊歸舊，總是清潔適用。能否借鑒一下成熟經驗，在保護老建築同時，也讓其中居住者的生活質量與時俱進呢？



安化樓 網上圖片

《香港家+識碳》說環保

「香港家+識碳」是一個由她（謝月美）和謝月美、黃安達（Anna Ng）等演員主演原創音樂劇。由於是音樂劇，所以她邀請了音樂創作人張繼聰和陶賢新創作音樂。這個組合具有新意：同是我的朋友，謝月美是本地土生土長的劇壇前輩，黃安達則是久居香港的美籍瑞典音樂人；陶賢新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校園民歌創作人，張繼聰則是近年受到注意的演藝人；芳芳擔任編導者，其丈夫陳冠豪則是《香》劇的導演。多位藝人與創作人這次攜手合作，目的是通過戲劇藝術向香港市民和小孩介紹環保、低碳的重要性，同時展現親情、互諒互讓和溫馨和諧的家庭關係。

芳芳說：「天地萬物講求圓融，我們推行環保生活是希望保存世界生生不息的軌跡。對我來說，環保並不只是一種模式，而應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態度，我很希望能夠通過這個音樂劇形式大眾認識這種態度。是次我們還加入兩個三語的演譯，凸顯香港本色，相信連年紀小小的觀眾亦會有親切感。」

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原來芳芳早在二零零六年已經創立「芳芳劇藝」致力於策劃和製作兒童戲劇教育課程和語文工作坊，為小孩提供多樣的劇藝和語文學習環境，以及將創作藝術的喜悦帶給他們。這次她以自己的劇團團體製作《香》劇，使更多市民分享到她的世界觀和戲劇使命，我們又怎能不捧她一場？

父女操刀

近年習慣性每年書展都出一本單行本。前年是商務萬里出版社代印行之《繁星點點》。去年是萬里機構出之《繁星閃閃》。今年本來一月份已在籌備之《星光隨筆》，在書展前夕，即六月底才知，主持者黎文卓正全力攻佔他和陶傑、林超榮等名家合作的「火石文化出版社」新作，突然來電說：「阿杜今年你的新書要押後一月」，在過年前才正式面世了。

唉，沒辦法，身為二奶仔，押後打尾陣可也，反正每年之書展隨筆都是把年中各報刊散作收集整理合刊面世，算是額外之收入可也，只要在本土文化上出一點力，亦是以文會友稍盡綿力而已。本來每年書展阿杜都慣性和女兒杜如風各出一新著，父女同時舞文弄墨也算一點點佳話吧。今年杜如風新作《如風隨筆》也在書展上簽名會面世。小女作品向來銷

路不錯，今年又行情看漲，可見世界是新一代的了，老父理應退位讓路也。小女杜如風今年之簽名會開到廣州和佛山去，可見香港之文化活動已逐漸開花開到內地去，只是和內地出版界如何統計分帳法，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，見步步行而已。反正有一分力，放一點光，就是進步呢。聽說博士作家梁鳳儀、才子作家陶傑、偵探作家倪匡近年都大賺作家版費，祖國的市場大地大正合香港作家經濟之利，正是「食得唔好嘍」，何況更如此一塊大肥肉。

近年每年阿杜之娛樂筆記或作品，據說在內地銷售不俗，因香港方面之獨家式娛樂新聞、隨筆品評，在內地不易讀到，因此每年單行本面世內地不少行家爭購作為行內資料，所以變為不少行內人之工具書了，看來確是發揮到一點參考作用也。

他鄉的記認(下)

開平離廣州其實不遠，有空或有友來自海外港內會開車到開平馬龍一帶開遊：「到此一遊最佳方式就是遊覽，自一所欄樓走向另一所欄樓，自一條村莊走向另一條村莊，優遊非常。」

盛夏來遊安靜綠野，河水流若無聲，晴空與空村之間大片大片的荔枝黃皮龍眼各種天然防賊屏障毛竹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下的保安扶危得以保存築欄，引入優化保育，羊腸小路貫通譚家從秘魯馬利一九〇二年回來建起的三層高樓，伍家一九二二年從墨西哥城返鄉建起具歌德教堂式樣的祖屋，林家一九一九年從危地馬拉Antigua歸來成親興建院落擁有阿拉伯噴水池Patio的大宅：「一所連一所，就在一片綠意之間連環，鳥鳴響響聲音插塞。坐人從家從美國運來的雕花階磚露台地板，合起雙眼呼吸野外空氣，聽一片百鳥鳴聲，半醒半睡享受一回薰風。」

珠三角，東莞寶安一帶曾經發展沸沸揚揚，難得淨土；四邑一帶可是一片廣州後花園，台山海水岸上依然乾淨淨海產不俗，恩平小河邊竹林垂下水牛悠閒吃草散步；在一片Futaba建築群旁，好一片寧靜土樓田園畫。

杜亦有道

「阿杜」近年習慣性每年書展都出一本單行本。前年是商務萬里出版社代印行之《繁星點點》。去年是萬里機構出之《繁星閃閃》。今年本來一月份已在籌備之《星光隨筆》，在書展前夕，即六月底才知，主持者黎文卓正全力攻佔他和陶傑、林超榮等名家合作的「火石文化出版社」新作，突然來電說：「阿杜今年你的新書要押後一月」，在過年前才正式面世了。

唉，沒辦法，身為二奶仔，押後打尾陣可也，反正每年之書展隨筆都是把年中各報刊散作收集整理合刊面世，算是額外之收入可也，只要在本土文化上出一點力，亦是以文會友稍盡綿力而已。本來每年書展阿杜都慣性和女兒杜如風各出一新著，父女同時舞文弄墨也算一點點佳話吧。今年杜如風新作《如風隨筆》也在書展上簽名會面世。小女作品向來銷

路不錯，今年又行情看漲，可見世界是新一代的了，老父理應退位讓路也。小女杜如風今年之簽名會開到廣州和佛山去，可見香港之文化活動已逐漸開花開到內地去，只是和內地出版界如何統計分帳法，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，見步步行而已。反正有一分力，放一點光，就是進步呢。聽說博士作家梁鳳儀、才子作家陶傑、偵探作家倪匡近年都大賺作家版費，祖國的市場大地大正合香港作家經濟之利，正是「食得唔好嘍」，何況更如此一塊大肥肉。

近年每年阿杜之娛樂筆記或作品，據說在內地銷售不俗，因香港方面之獨家式娛樂新聞、隨筆品評，在內地不易讀到，因此每年單行本面世內地不少行家爭購作為行內資料，所以變為不少行內人之工具書了，看來確是發揮到一點參考作用也。